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漢 高誘 注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

之為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搆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為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

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揵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簣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屩跐此踦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跐偶也踦適也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鵪也水蠆為蟌孑芯青蛉也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

黂麻子也黂音蟹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

丘生乎象樠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樠樠音著炮烙生乎熱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為惡以熱升殺之趙國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撜蒸溺而受牛謝撜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

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吉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齒筳不可

以持屋筳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鈆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淵蓋能興雲雨蜧音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觿不厭薄角觿刀劍羽間之覆角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

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沈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

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 蕭籟也 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 桓 狢得埵 朶 防弗去而緣 狟狟豚也埵水埒也防堤也 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

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也（堁坋塵也）羌氐僰瞿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氐南夷僰西夷瞿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

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顔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謂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

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

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覊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

東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豊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囓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三苗髽撾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髽以枲束髮也括結也笄簪也鬋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今之國都

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玁狁之俗相反玁狁北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晉笏之服皮弁以為爵冠也搢佩紟笏佩玉也長三尺抒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圜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

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賤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迕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

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為不絶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踩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

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田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嶷山不煩市井之所厥）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

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黄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黄舜土德也故尚黄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祀戸春祭先戸夏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九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為兼用顓頊之樂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

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于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結

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

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

草蘙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

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頰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夫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世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

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為伯入令得道而仙赤松子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假上也五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

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劒不若得歐治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道升居崑崙山扁鵲以治病扁鵲盧醫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

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理也檖順也檖音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

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剞（几）劂（厥）銷（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埵皆台具也坊土形也）非巧治不能以治金屠牛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剃截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製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

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

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徵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徵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

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為刻削者曰致其醎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

宓子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

牽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

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

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

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

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扢蓋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

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

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

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

隸於人辟若俔譴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免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钁音矍强脊者使之負

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准目不正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上不以已求備於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

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别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折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為一物離而為二也不可以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契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

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騕褭良馬飛兔其子褭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里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

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啄獸窮則𧤎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殳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

叛之周公踐東宫東宫太子之宫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

魯君欲相之顔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竅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壯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

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趍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

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鵜提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汙澤鳥鱓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贍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啓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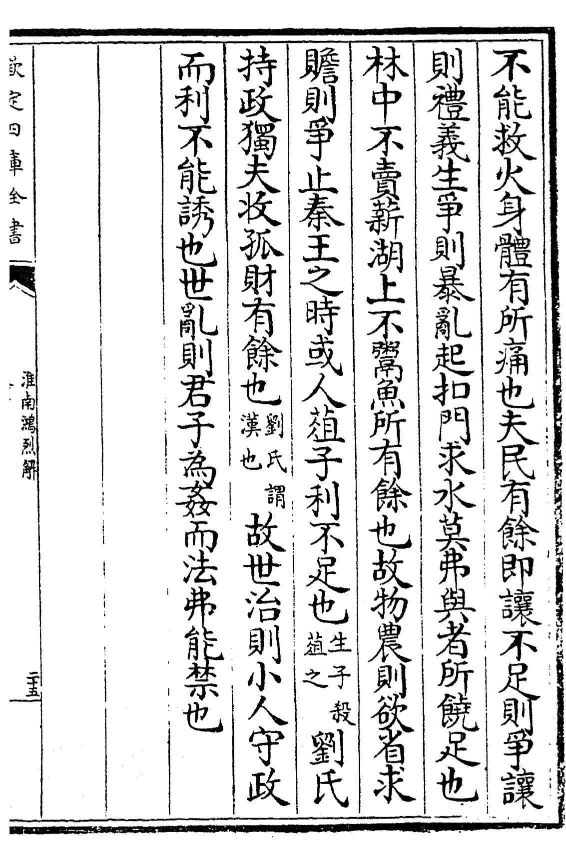
者非義不茍得此相為論譬猶氷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也蹠至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極於刻鏤求貨者爭

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辯久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

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嚂藍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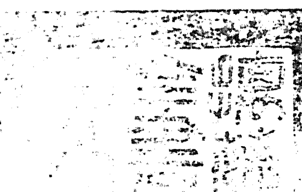
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絛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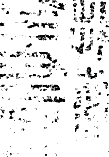
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



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葅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三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漢 高誘 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無為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

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無始未始有之氣也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

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耶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菑澠敏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

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

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

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未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簒得楚國貪其材積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

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

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溺器椑榼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

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

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强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罄欬咳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

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

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

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

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

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皋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

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大公畢公毛公也）堯

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

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

驥不能勝北方有獸其名曰蹷鼠前而兎後（鼠前足短兎後足長）

故謂之蹷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駏巨驉虛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衆分為西東各自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

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

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

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

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山其下有周地因以為天下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之鮮虞國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江海之上謂志在於已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

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斵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

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太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太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

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

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跣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也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

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覲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正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

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

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作入作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絶塵弭轍絶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纆索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説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

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

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衆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去吉謝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吳起為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吳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

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

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猶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

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子不

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

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

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

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時而晉伐楚此臣

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

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

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

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涯也）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

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秉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禄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予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於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

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鍛銀擊也鉤釣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

而天下二垂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二玉為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羆

青犴（犴，胡地野犬。犴音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楹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匹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

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

子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

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顔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絶聖棄知入於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

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絶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

威令行數千里又數絶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

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軍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兊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

闚太陰地名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慢然止舞也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爲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齤拳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

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奥也（言我之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虛敖所行比之則如突奥奥室中也）若我南游乎罔㝗（浪）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居）此其外猶有汰（太）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天之滌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太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

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止柸柸治楚人謂恨不得為柸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蠰蟲也蠰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蛁蟧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絻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

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明以為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扶桑日所出之木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之也日照宇宙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炤炤之光輝燭四海

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照照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摶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

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
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
白公將為父復讎起兵亂因思慮之罷朝而立到杖策錣針也上貫頤策馬捶端
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到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
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
外智慮之蕩於内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
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
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如轉閉鍾閉鍾格也上之鍾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謡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虚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

之荆有佽（次）非得寶劍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為莫邪洞郛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為之主也）佽非謂枻船者曰（枻櫂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瞑目教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髠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横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門不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

鴆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揜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

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范中行知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我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為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猶罰也以酒罰君

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釂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巵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巵中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損而損之曰何謂損而損之曰夫物盛而

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代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

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兑（兑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兑是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茂）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木鶩鳥冠也知文者冠鷸）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笙以和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

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漢　高誘　注

氾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

古者有鍪謀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為領一說鍪放髮也綣繞頸而已皆無飾也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也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

獸可覊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句襟令之曲領褒衣也委委貌章甫冠名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蚉虻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緂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銳索功也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

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耒屬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鎌也樵薪蒸甀武今兗州曰小武為甀幽州曰瓦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皐而汲椓椎三輔謂之櫌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俞木方版以為舟航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為靻祖蹻而超千里肩負儋躭之勤也靻蹻靻靸也勤勞也而作為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

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

二十而嫁共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從制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

禮飯于牖下小歛於戸内大歛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蓋以賓道遺之

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

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

夏后氏堲周

即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

殷人用槨

用柏為槨厚之宜以棺為制也

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

周人兼用棺槨故牆

*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闇*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堂上日平旦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矩*彠*約*之所周者也*榘方也彠度法也*魯昭公有慈

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女母禮為緦麻三月昭公獨練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

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

言時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也事無由已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懾服也可謂能

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故曰調而不更琴瑟

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身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日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龎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龎氣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

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黄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馯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忍訽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

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曹柔無擊脩戟無別槽柔木矛無擊無鐵刄也刺鋒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漸也一曰渠甲名幨幰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鬭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双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曰銷車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

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

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
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
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內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
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
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
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
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
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

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寛而栗嚴而温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寛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横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

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害人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德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絶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絶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制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

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安定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作傳清之則憔而不謳憔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

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王田常之後代吕氏為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伯嬴子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

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

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寅也於諸華所是八寅所非而廢也於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此

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入芻稾之稅以供國用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歛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也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盖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盖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

路死人以溝量言满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絶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鋭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儁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紿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紿至也代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内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

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黄帝樂干楯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文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北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也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

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摯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終古向摯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為淖齒所殺也）

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或作宮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

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尅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

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之書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

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芬其指犒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

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厥目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救恭王衰讀微微讀救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蹵促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蹵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强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

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

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也乾干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也此修短之分

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萇弘周景王之大夫數厯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譲周周為殺萇弘以釋之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軥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嬴嬴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嬴囊擔步蓋歴說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

偃王於衰亂之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鏤以死屬鏤利劔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

荒亂禮義絶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胄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臾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

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詘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

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壟之處有易之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於少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者衆也薺麥夏死人曰夏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

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人君不以為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

鱣鮪（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祚）也而為文侯師（駔驕怚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

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畧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絶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畢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為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

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以予子丹朱舜有卑父之謗瞽叟降在庶人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弑紂五霸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

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纇盤若絲之結纇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領

（合）之下洗之以湯沐祓（弗）之以爟（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内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内合（内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言求賢也）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

也嬿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故很者類知而非知很者自用像有知非真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槀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

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劒而利鈍識矣（薛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劒）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惡）水如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

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

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

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

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為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荓好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以小

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淨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為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盜而取之管牡籥金也篡弑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

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

遂成也

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霤溜水足以溢壺榼渴而江湖不能實漏巵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佽非兩蛟夾繞其

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鷇扣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籠蜄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磷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遠望炯炯若燃火也山出梟交陽梟陽山精也人

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為之立禁禨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刄者

太祖軵葦其肘也軵擠枕戶橉閫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者也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也讋忌也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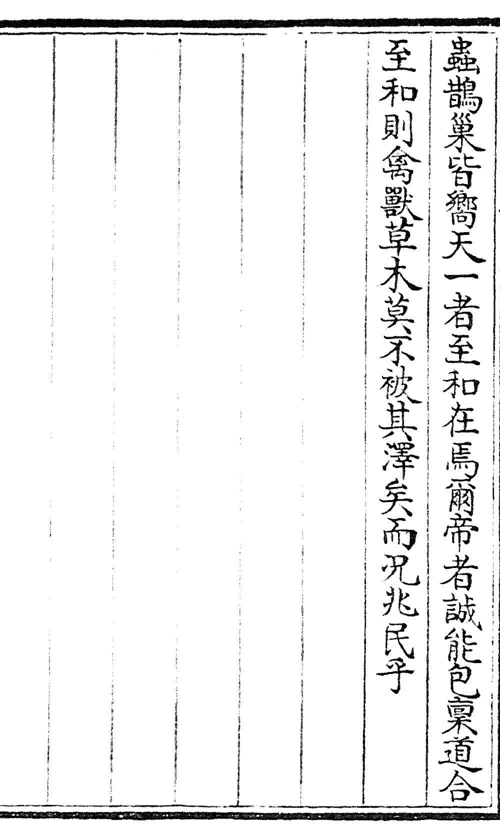
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讎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内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橉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橉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矣虛孔竅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捔角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

遠矣而愚者以為禨祥而很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絶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

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弃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于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

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楚）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轅軸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兔）為走而破其玦

也因佩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眡不若鼠蚿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



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